

阿来再讲陆游与范成大： 千年前“外地人”眼中的成都是怎样的

青年时期的李白仗剑去蜀后再未归来，苏轼为父亲守孝期满离川，也是终老异地未返。而从外地奔赴蜀地的诗人却络绎不绝，将一片诗心托付在了这里。受制于古代的籍贯回避制度，让这样的“异乡情”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独特的存在，也为每一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浪漫印记。

公元1175年，范成大调任四川制置使，知成都府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正在荣州（今自贡荣县）任上的陆游回到成都，任职范成大幕中，两人既是上下级，也是诗友。他们相互唱和，为成都留下许多名篇佳作，也是人们如今了解南宋时期四川风物的重要材料。

10月18日，阿来系列讲座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之“陆游蜀中诗讲”第十六讲在成都高新区图书馆举行。本次讲座延续上一讲陆游和范成大在蜀中的交往，以“迟日春风护海棠”为题，围绕两位吴地诗人的视角，让观众了解了南宋时期成都的节庆烟火、古迹文脉与诗心交游。



阿来在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之“陆游蜀中诗讲”第十六讲座现场。

天中节、会庆节是什么节日 古人过节不仅是“吃喝”

讲座从成都人在大慈寺过节的景象开始讲起。陆游写有《天中节前三日，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，游人过于元夕》，范成大则有《会庆节大慈寺茶酒》，共同记录下当时成都市民欢庆的盛况。

这两个节日分别是什么？阿来举例，苏轼的《天中节》，其中写“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，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”。原来两宋时期，端午节又被称作“天中节”。而会庆节则是为庆祝南宋孝宗皇

帝生日的节日，当日官府组织击鼓庆典，民间宴饮同庆。阿来解释，因节日恰逢夏至后三伏天，正值农作物灌浆关键期，民众逐步将其与降雨观测结合。

宋人过节，寺庙是重要场合。端午前，大慈寺燃起万盏灯火。陆游诗中所写，描绘了一副灯火如昼、游人如织的热闹场景。而范成大《会庆节大慈寺茶酒》则展示了南宋时期皇家庆典的节日盛况，抒发了诗人身处欢庆场景时对往事的追忆与时空交错的感慨。通过“澹澹暖红旗转日，浮浮寒碧瓦收烟。衔杯乐圣千秋节，击鼓迎冬大有年”两联，

更让今人看到千年前的古人过节的仪式感，不仅有宴饮，也有对未来的期待。

“今天我们很多节日，只讲究出去吃一顿，大家都说自己是‘吃货’。我们似乎慢慢忘记了节日里面包含的对未来的期待，和对自然的认识。”阿来说。

诗中解读成都古迹： 大慈寺千年前也是CBD

阿来引《蜀中名胜记》中所记载，当时的大慈寺，“宏阔壮丽，千栱万栋……珍异杂陈，如蚕市、扇市、药市、七宝市、夜市……”可以看到，从古至今，大慈寺都是成都市民生活的中心区域，堪称千年不变的CBD。

讲到《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一人杨鉴，具庆下孤生，怆然有感》一诗，阿来借陆游这首为考生庆贺的诗篇，延伸解读了当年范成大在成都修缮学宫的事迹。“文翁石室”作为我国最早的官办学府，在范成大大手中重获新生。杨甲《成都修学记》记载，范成大发现学宫“屋室堕剥，木老石腐”，便决定重修。不光拨款，范成大还和大家一起筹划修复工程，加强对执行者的监督，避免“豆腐渣工程”。一年后，学宫重新修葺一新，使其“为西南冠”。

陆游与范成大的唱和： 情绪价值给够

陆游与范成大，二人既是上下级，更是诗文知己。在讲座中，阿来解读了几首范成大病中与陆游的唱和诗篇。比如范成大《二月二十七日病后始能扶头》中说自己“更蒙厉鬼相提唱，此去山林属当家”，感觉已经行将就木。陆游则回：“天魔久矣先成佛，多病维摩尚在家。”用了佛经中维摩诘的典故，将范成大比作修行深厚的智者，寄寓宽慰与敬意。

范成大《春晚卧病，故事都废，闻西门种柳已成，而燕宫海棠亦烂漫矣》中，写春天老了，自己也病了。而陆游却告诉他：今年春天多雨，最近才有晴天，海棠花还没开好，等你病好了，正好能出游赏花。于是范成大便写下了“迟日温风护海棠，十分颜色醉春妆”。同时，阿来也讲解了为“海棠痴”的陆游名篇《花时遍游诸家园》。花开有时，诗心不凋，两位诗人对赏花的痴狂，实则是对生命与美的极致热爱。

讲座最后，阿来预告了下一讲的内容，将继续解读陆游与范成大在蜀中的事迹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图据阿来书房

残卷重生录

古籍修复师许卫红： 而立之年入行 曾被“一根针”难倒



许卫红正在进行《广益丛报》修复。

而立之年求学古籍修复 曾被“一根针”难倒

“刺啦”一声，多余的纸张顺着剪刀掉落。裁剪、制作纸捻、打孔、穿线……许卫红和团队刚修复完《广益丛报》，目前已经进入装订阶段。修复古籍的时候，许卫红动作如行云流水，眉眼间全是笃定。但17年前，她刚32岁，虽在图书馆工作，但对古籍修复一无所知。

在好奇、勇往直前的热情驱使下，许卫红报名了古籍修复师培训，内心除了激动，剩下的都是忐忑。“我三十多岁才入行，压力挺大的。”

“因为这是一门手上功夫，我平时就喜欢做手工，刻字、磨石头什么的。”许卫红说。2008年，她拿到了四川大学的培训资格，前往北京，开启为期三个月的培训。在别人看来，枯坐在桌前的工作无趣且呆板，于许卫红而言，却是最大的乐趣。

学成归来的她，碰到的第一个难题，不是修复技术，而是装订古籍时使用的“一根针”。

古籍修复师使用的针，大多是锥针或缝衣针，用于在纸张扎眼定位、制作锥针和装订书册等。十多年前，难住许卫红的，正是像“缝衣针”这样琐碎且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修复工具。

那时，古籍修复尚不如现在“红火”，装备采购渠道尚未打通。“买修复用纸可以问问北京的老师，但买针，实在开不了口，我不确定缝衣针可不可以用，就去路边摆摊的地方，一个个找来试。”

买回来的针当然能用，但和如今大家使用的专业修复装备相比，那根针，犹如那段历史：经费捉襟见肘，行业举步维艰。

古籍修复面临“断粮”窘境 “希望通过我们关注行业”

“那会儿买个蒸古籍的锅、做浆糊的和面机器、漏勺，得详细解释它们的用途。”许卫红笑着回忆最初购买设备的趣事，“大家都不了解，这些装备看起来就不像正经干活的。”

许卫红接受采访的地方，是四川大学典籍陈列馆。如今，8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，全是古籍修复相关物件——展出的纸样、修复工具，以及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史陈列，便于来此研学的学生们了解“古籍医生”。而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标准书库，使得大量古籍在此得到妥善保存。而且，与学校内相关实验室的合作，也大大提升了古籍修复的效率。“像纸张检测，就可以寻求校内的纸张保护实验室帮助，他们的设备精准度很高。”

虽然已有人员和装备，但许卫红和同事们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工作难题。

首先是大量破损程度较大的纸质文物。在工作中，他们遭遇修复难度最大的，当属馆藏古籍《景德传灯录》，这套入藏多年的古籍共有15册，约1920叶，全部粘连成砖，至今只有5册修完。

“不遇良工，宁存古物”，科学、规范、慎重对待修复对象，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，也是对文物最基本的尊重。如今，剩余的《景德传灯录》还在校内的标准书库内保存，“在我退休之前，一定会把它修完。”许卫红语气很坚定。

除了修复难度巨大的古籍，许卫红和其他“古籍医生”，还共同面临着另一个窘境：修复材料紧缺。

许卫红说：“刚入行的时候，图书馆只有5种修复用纸，现在已经有近300种纸张，但依旧不乐观。技艺可以通过学习提升，不过纸张买不到就是买不到，用一张少一张。”

古籍修复只是文物保护生态链上的一环，如果传统手工纸消失，等于是断了古籍修复的“粮食”。采访结束时，许卫红说，“希望大家能通过古籍修复，关注到古籍保护，甚至是这个生态链上的其他行业。这也是我们都在为之努力的事情。”